紅樓夢/第08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八十四回　試文字寶玉始提親　探驚風賈環重結怨

卻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慪得肝氣上逆，左肋作痛。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，也等不及醫生來看，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鉤藤來，濃濃的煎了一碗，給他母親吃了。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捶腿揉胸，停了一會兒，略覺安頓。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，氣的是金桂撒潑，悲的是寶釵有涵養，倒覺可怜。寶釵又勸了一回，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，肝氣也漸漸平复了。寶釵便說道：“媽媽，你這种閒氣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過幾天走的動了，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。家里橫豎有我和秋菱照看著，諒他也不敢怎麼樣。”薛姨媽點點頭道：“過兩日看罷了。”

且說元妃疾愈之後，家中俱各喜歡。過了幾日，有幾個老公走來，帶著東西銀兩，宣貴妃娘娘之命，因家中省問勤勞，俱有賞賜。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。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，一齊謝恩畢，太監吃了茶去了。大家回到賈母房中，說笑了一回。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：“小廝們來回道，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。”賈母便向賈赦道：“你去罷。”賈赦答應著，退出來自去了。

這里賈母忽然想起，和賈政笑道：“娘娘心里卻甚實惦記著寶玉，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呢。”賈政陪笑道：“只是寶玉不大肯唸書，辜負了娘娘的美意。”賈母道：“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，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。”賈政笑道：“那里能象老太太的話呢。”賈母道：“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，難道他都沒作上來么。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導他，可是人家說的，‘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’。”賈政聽了這話，忙陪笑道：“老太太說的是。”賈母又道：“提起寶玉，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如今他也大了，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孩子給他定下。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。也別論遠近親戚，什麼窮啊富的，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。”賈政道：“老太太吩咐的很是。但只一件，姑娘也要好，第一要他自己學好才好，不然不稂不莠的，反倒耽誤了人家的

女孩兒，豈不可惜。”賈母聽了這話，心里卻有些不喜歡，便說道：“論起來，現放著你們作父母的，那里用我去張心。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著我，未免多疼他一點兒，耽誤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。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，心性兒也還實在，未必一定是那种沒出息的，必至遭踏了人家的女孩兒。也不知是我偏心，我看著橫豎比環兒略好些，不知你們看著怎麼樣。”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實不安，連忙陪笑道：“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，既說他好有造化的，想來是不錯的。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，或者竟和古人的話相反，倒是‘莫知其子之美’了。”一句話把賈母也慪笑了，眾人也都陪著笑了。賈母因說道：“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，又居著官，自然越歷練越老成。”說到這里，回頭瞅著邢夫人和王夫人笑道：“想他那年輕的時侯，那一种古怪脾氣，比寶玉還加一倍呢。直等娶了媳婦，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。如今只抱怨寶玉，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体些人情兒呢。”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。因說道：“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了。”說著，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：“請示老太太，晚飯伺侯下了。”賈母便問：“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？”鴛鴦笑著回明了。賈母道：“那麼著，你們也都吃飯去罷，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著我吃罷。”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著，伺侯擺上飯來，賈母又催了一遍，才都退出各散。

卻說邢夫人自去了。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。賈政因提起賈母方才的話來，說道：“老太太這樣疼寶玉，畢竟要他有些實學，日後可以混得功名，才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，也不至糟踏了人家的女兒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。”賈政因著個屋里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：“寶玉放學回來，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，說我還要問他話呢。”李貴答應了“是”。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，只見李貴道：“二爺先不用過去。老爺吩咐了，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，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。”寶玉聽了這話，又是一個悶雷。只得見過賈母，便回園吃飯。三口兩口吃完，忙漱了口，便往賈政這邊來。

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著，寶玉進來請了安，一旁侍立。賈政問道：“這幾日我心上有事，也忘了問你。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，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，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才做過三次。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，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。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。”賈政道：“是什麼題目？”寶玉道：“一個是《吾十有五而志于學》，一個是《人不知而不慍》，一個是《則歸墨》三字。”賈政道：“都有稿兒么？”寶玉道：“都是做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。”賈政道：“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里呢？”寶玉道：“在學房里呢。”賈政道：“叫人取了來我瞧。”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：“叫他往學房中去，我書桌子抽屜里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

子，上面寫著‘窗課’兩字的就是，快拿來。”一回兒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。寶玉呈與賈政。賈政翻開看時，見頭一篇寫著題目是《吾十有五而志于學》。他原本破的是“圣人有志于學，幼而已然矣。”代儒卻將幼字抹去，明用“十五”。賈政道：“你原本‘幼’字便扣不清題目了。‘幼’字是從小起至十六以前都是‘幼’。這章書是圣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，所以十五，三十，四十，五十，六十，七十俱要明點出來，才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，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。師父把你‘幼’字改了‘十五’，便明白了好些。”看到承題，那抹去的原本云：“夫不志于學，人之常也。”賈政搖頭道：“不但是孩子氣，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。”又看後句”圣人十五而志之，不亦難乎”，說道：“這更不成話了。”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：“夫人孰不學，而志于學者卒鮮。此圣人所為自信于十五時歟。”便問“改的懂得么？”寶玉答應道：“懂得。”又看第二藝，題目是《人不知而不慍》，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：“不以不知而慍者，終無改其說樂矣。”方覷著眼看那抹去的底本，說道：“你是什麼？——‘能無慍人之心，純乎學者也。’上一句似單做了‘而不慍’三個字的題目，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。必如改筆才合題位呢。且下句找清上文，方是書理。須要細心領略。”寶玉答應著。賈政又往下看，“夫不知，未有不慍者也，而竟不然。是非由說而樂者，曷克臻此。”原本末句“非純學者乎。”賈政道：“這也與破題同病的。這改的也罷了，不過清楚，還說得去。”第三藝是《則歸墨》，賈政看了題目，自己揚著頭想了一想，因問寶玉道：“你的書講到這里了么？”寶玉道：“師父說，《孟子》好懂些，所以倒先講《孟子》，大前日才講完了。如今講‘上論語’呢。”賈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改。破題云：“言于舍楊之外，若別無所歸者焉。”賈政道：“第二句倒難為你。”’夫墨，非欲歸者也，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，則舍楊之外，欲不歸于墨，得乎？”賈政道：“這是你做的么？”寶玉答應道：“是。”賈政點點頭兒，因說道：“這也并沒有什麼出色處，但初試筆能如此，還算不離。前年我在任上時，還出過《惟士為能》這個題目。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，不能自出心裁，每多抄襲。你念過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也念過。”賈政道：“我要你另換個主意，不許雷同了前人，只做個破題也使得。”寶玉只得答應著，低頭搜索枯腸。賈政背著手，也在門口站著作想。只見一個小小廝往外飛走，看見賈政，連忙側身垂手站住。賈政便問道：“作什麼？”小廝回道：“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，二奶奶傳出話來，叫預備飯呢。”賈政聽了，也沒言語。那小廝自去了。

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，十分想念，聽見薛姨媽來了，只當寶釵同來，心中早已忙了，便乍著膽子回道：“破題倒作了一個，但不知是不是。”賈政道：“你念來我聽。”寶玉念道：“天下不皆士也，能無產者亦僅矣。”賈政聽了，點著頭道：“也還使得。以後作文，總要把界限分清，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。你來的時侯老太太知道

不知道？”寶玉道：“知道的。”賈政道：“既如此，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。”寶玉答應了個“是”，只得拿捏著慢慢的退出，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，便一溜煙跑到老太太院門口。急得焙茗在後頭赶著叫：“看跌倒了！老爺來了。”寶玉那里聽得見。剛進得門來，便聽見王夫人，鳳姐，探春等笑語之聲。

丫鬟們見寶玉來了，連忙打起帘子，悄悄告訴道：“姨太太在這里呢。”寶玉赶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，過來才給賈母請了晚安。賈母便問：“你今兒怎麼這早晚才散學？”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并命作破題的話述了一遍。賈母笑容滿面。寶玉因問眾人道：“寶姐姐在那里坐著呢？”薛姨媽笑道：“你寶姐姐沒過來，家里和香菱作活呢。”寶玉聽了，心中索然，又不好就走。只見說著話兒已擺上飯來，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，探春等陪坐。薛姨媽道：“寶哥兒呢？”賈母忙笑說道：“寶玉跟著我這邊坐罷。”寶玉連忙回道：“頭里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，叫吃了飯過去。我赶著要了一碟菜，泡茶吃了一碗飯，就過去了。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。”賈母道：“既這麼著，鳳丫頭就過來跟著我。你太太才說他今兒吃齋，叫他們自己吃去罷。”王夫人也道：“你跟著老太太姨太太吃罷，不用等我，我吃齋呢。”于是鳳姐告了坐，丫頭安了杯箸，鳳姐執壺斟了一巡，才歸坐。

大家吃著酒。賈母便問道：“可是才姨太太提香菱，我聽見前兒丫頭們說‘秋菱’，不知是誰，問起來才知道是他。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？”薛姨媽滿臉飛紅，歎了一口氣道：“老太太再別提起。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，成日家咕咕唧唧，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。我也說過他幾次，他牛心不聽說，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盡著吵去，只好由他們去。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兒不好改的。”賈母道：“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？”薛姨媽道：“說起來我也怪臊的，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。他那里是為這名兒不好，聽見說他因為是寶丫頭起的，他才有心要改。”賈母道：“這又是什麼原故呢？”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，未曾說，又歎了一口氣，道：“老太太還不知道呢，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丫頭慪氣。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，我們家里正鬧呢。”賈母連忙接著問道：“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，要打發人看去，後來聽見說好了，所以沒著人去。依我，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。再者，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，過些時自然就好了。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平，雖然年輕，比大人還強幾倍。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，我們這邊還都贊歎了他一會子。都象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，真是百里挑一的。不是我說句冒失話，那給人家做了媳婦兒，怎麼叫公婆不疼，家里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。”寶玉頭里已經聽煩了，推故要走，及聽見這話，又坐了呆呆的往下聽。薛姨媽道：“不中用。他雖好，到底是女孩兒家。養了蟠兒這個糊涂孩子，

真真叫我不放心，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，鬧出事來。幸虧老太太這里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，我還放點兒心。”寶玉聽到這里，便接口道：“姨媽更不用懸心。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，都是有体面的，那里就鬧出事來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依你這樣說，我敢只不用操心了。”說話間，飯已吃完。寶玉先告辭了，晚間還要看書，便各自去了。

這里丫頭們剛捧上茶來，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朵旁邊說了幾句，賈母便向鳳姐兒道：“你快去罷，瞧瞧巧姐兒去罷。”鳳姐聽了，還不知何故，大家也怔了。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：“剛才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，說巧姐身上不大好，請二奶奶忙著些過來才好呢。”賈母因說道：“你快去罷，姨太太也不是外人。”鳳姐連忙答應，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。又見王夫人說道：“你先過去，我就去。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，別叫丫頭們大驚小怪的，屋里的貓兒狗兒，也叫他們留點神兒。盡著孩子貴氣，偏有這些瑣碎。”鳳姐答應了，然後帶了小丫頭回房去了。

這里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。賈母道：“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，只是心重些，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結實了。要賭靈性兒，也和寶丫頭不差什麼，要賭寬厚待人里頭，卻不濟他寶姐姐有耽待，有盡讓了。”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，便道：“老太太歇著罷。我也要到家里去看看，只剩下寶丫頭和香菱了。打那麼同著姨太太看看巧姐兒。”賈母道：“正是。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麼不好，說給他們，也得點主意兒。”薛姨媽便告辭，同著王夫人出來，往鳳姐院里去了。

卻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，心里卻也喜歡，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。說起方才的話來，便有新近到來最善大棋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：“据我們看來，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。”賈政道：“那有進益，不過略懂得些罷咧，‘學問’兩個字早得很呢。”詹光道：“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。不但王大兄這般說，就是我們看，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。”賈政笑道：“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。”那王爾調又道：“晚生還有一句話，不揣冒昧，和老世翁商議。”賈政道：“什麼事？”王爾調陪笑道：“也是晚生的相與，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，說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，此時尚未受聘。他又沒有兒子，家資巨萬。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，女婿又要出眾，才肯作親。晚生來了兩個月，瞧著寶二爺的人品學業，都是必要大成的。老世翁這樣門楣，還有何說。若晚生過去，包管一說就成。”賈政道：“寶玉說親卻也是年紀了，并且老太太常說起。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。”詹光道：“王兄所提張家，晚生卻也知道。況和大老爺那邊是舊親，老世翁一問便知。”賈政想了一回，道：“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。”詹

光道：“老世翁原來不知，這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。”賈政聽了，方知是邢夫人的親戚。坐了一回，進來了，便要同王夫人說知，轉問邢夫人去。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。那天已經掌燈時候，薛姨媽去了，王夫人才過來了。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，又問巧姐兒怎麼了。王夫人道：“怕是驚風的光景。”賈政道：“不甚利害呀？”王夫人道：“看著是搐風的來頭，只還沒搐出來呢。”賈政聽了，便不言語，各自安歇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卻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，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，一面回賈母，一面問邢夫人。邢夫人道：“張家雖系老親，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，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。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，卻說起張家的事，說他家有個姑娘，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。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，十分嬌養，也識得幾個字，見不得大陣仗兒，常在房中不出來的。張大老爺又說，只有這一個女孩兒，不肯嫁出去，怕人家公婆嚴，姑娘受不得委屈，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，給他料理些家事。”賈母聽到這里，不等說完便道：“這斷使不得。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夠呢，倒給人家當家去。”邢夫人道：“正是老太太這個話。”賈母因向王夫人道：“你回來告訴你老爺，就說我的話，這張家的親事是作不得的。”王夫人答應了。賈母便問：“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麼樣？頭里平兒來回我說很不大好，我也要過去看看呢。”邢王二夫人道：“老太太雖疼他，他那里耽的住。”賈母道：“卻也不止為他，我也要走動走動，活活筋骨兒。”說著，便吩咐：“你們吃飯去罷，回來同我過去。”邢王二夫人答應著出來，各自去了。

一時吃了飯，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。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。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。鳳姐兒道：“只怕是搐風的來頭。”賈母道：“這麼著還不請人赶著瞧！”鳳姐道：“已經請去了。”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，只見奶子抱著，用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裹著，臉皮趣青，眉梢鼻翅微有動意。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，便出外間坐下。正說間，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：“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。”鳳姐道：“替我回老爺，就說請大夫去了。一會兒開了方子，就過去回老爺。”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，向王夫人道：“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，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。”又問邢夫人道：“你們和張家如今為什麼不走了？”邢夫人因又說：“論起那張家行事，也難和咱們作親，太嗇克，沒的玷辱了寶玉。”鳳姐聽了這話，已知八九，便問道：“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？”邢夫人道：“可不是么。”賈母接著因把剛才的話告訴鳳姐。鳳姐笑道：“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膽的話，現放著天配的姻緣，何用別處去找。”賈母笑問道：“在那里？”鳳姐道：“一個‘寶玉’，一個‘金鎖’，老太太

怎麼忘了？”賈母笑了一笑，因說：“昨日你姑媽在這里，你為什麼不提？”鳳姐道：“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，那里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。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，怎麼提這些個，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才是。”賈母笑了，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。賈母因道：“可是我背晦了。”

說著人回：“大夫來了。”賈母便坐在外間，邢王二夫人略避。那大夫同賈璉進來，給賈母請了安，方進房中。看了出來，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：“妞兒一半是內熱，一半是驚風。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，還要用四神散才好，因病勢來得不輕。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，要找真牛黃方用得。”賈母道了乏，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，去了。鳳姐道：“人參家里常有，這牛黃倒怕未必有，外頭買去，只是要真的才好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。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，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。我叫人去問問。”正說話間，眾姊妹都來瞧來了，坐了一回，也都跟著賈母等去了。

這里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，只聽喀的一聲，連藥帶痰都吐出來，鳳姐才略放了一點兒心。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著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：“二奶奶，牛黃有了。太太說了，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准了呢。”鳳姐答應著接過來，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，冰片，朱砂，快熬起來。自己用戥子按方稱了，攙在里面，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。只見賈環掀帘進來說：“二姐姐，你們巧姐兒怎麼了？媽叫我來瞧瞧他。”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，說：“好些了。你回去說，叫你們姨娘想著。”那賈環口里答應，只管各處瞧看。看了一回，便問鳳姐兒道：“你這里聽的說有牛黃，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，給我瞧瞧呢。”鳳姐道：“你別在這里鬧了，妞兒才好些。那牛黃都煎上了。”賈環聽了，便去伸手拿那吊子瞧時，豈知措手不及，沸的一聲，吊子倒了，火已潑滅了一半。賈環見不是事，自覺沒趣，連忙跑了。鳳姐急的火星直爆，罵道：“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！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！從前你媽要想害我，如今又來害妞兒。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！”一面罵平兒不照應。正罵著，只見丫頭來找賈環。鳳姐道：“你去告訴趙姨娘，說他操心也太苦了。巧姐兒死定了，不用他惦著了！”平兒急忙在那里配藥再熬，那丫頭摸不著頭腦，便悄悄問平兒道：“二奶奶為什麼生氣？”平兒將環哥弄倒藥吊子說了一遍。丫頭道：“怪不得他不敢回來，躲了別處去了。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。平姐姐，我替你收拾罷。”平兒說：“這倒不消。幸虧牛黃還有一點，如今配好了，你去罷。”丫頭道：“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，也省得他天天說嘴。”

丫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。趙姨娘氣的叫：“快找環兒！”環兒在外間屋子里躲

著，被丫頭找了來。趙姨娘便罵道：“你這個下作种子！你為什麼弄灑了人家的藥，招的人家咒罵。我原叫你去問一聲，不用進去，你偏進去，又不就走，還要虎頭上捉虱子。你看我回了老爺，打你不打！”這里趙姨娘正說著，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里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。未知何言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